

第五十七回 思愛女韓氏染病 念慈恩鄴相醫親

卻說韓氏聞得忠孝王尚未與劉氏同牀，猶是伴圖獨宿，心中頗喜，即著女婢取點心出來，令孟嘉齡陪忠孝王同吃。忠孝王曰：「來日擬令劉氏前來請安兼沖喜，或者岳母得以痊安，亦未可定。」韓氏稱是。

忠孝王辭別回府。稟明雙親，來日欲令劉氏往孟府沖喜，老王稱是。次早劉氏起來梳洗完畢，即便上轎，女婢跟隨，來到孟府。家人通報入內，方夫人令開中門迎接，劉氏遵進臥房，見了韓氏，即拜為母，以母女之禮相見。韓氏大喜，即令方氏媳婦請出外廳，只留蘇大娘在房內。韓氏細問大娘。方知劉氏夫妻二人，果未同牀。不須臾，筵席已備，方夫人請劉氏入席，直飲至日色斜西方散。劉氏入房，再陪韓氏說了一番言語，方才辭別回府，把孟府相待情形說出，滿門歡喜。

韓氏自此以後。日漸沉重，至正月初旬，每到下午，便昏迷不省人事，延至二月初一日，竟昏迷不醒。孟士元滿門著急，嘉齡曰：「太侯不能調治。將奈之何？照兒看來，須請鄴相來醫，或得痊可，亦未可知。」孟士元曰：「果當請鄴相方好。」方氏乘勢曰：「你父子常說鄴相貌似姑娘，待媳婦一看，便知真假。」孟士元曰：「若論容貌；明是吾女，但言談舉止，大不相同。況他平日為人端嚴，從無言笑，官居極品，梁相是他的岳父，權勢重大，難以輕言相戲。媳婦少停，亦只為窺視，若婦人出頭相見，便是欺侮大臣，罪名非小。」方氏曰：「媳婦非孟浪之徒，怎敢出頭露面，不必過慮。」孟嘉齡曰：「不論是男是女，請來救母親命要緊。」孟士元曰：「正是，我兒當親自往請，方肯前來。」孟齡稱是，即令備下稟折，上馬而行，不帶執事，只有數名家將跟隨。來到相府下馬，步入官廳坐下，向門官說明，要求鄴相往救母性命。門官通報入內，孟嘉齡恐鄴相不往，母親性命不保，即步出官廳來到穿堂，來聽消息。事有湊巧，恰遇榮發有事，正要出來，遙見孟公子吃了一驚，慌忙躲在大門之後，不料孟嘉齡早已認是榮蘭，恰遇一個家人在此經過，孟嘉齡指榮發問曰：「那個大叔喚甚麼名字？」家人擡頭一看，答曰：「這個名叫榮發，乃是鄴相的心腹堂官。」孟嘉齡知道必是榮蘭改名，遂不再問。

且說鄴相方才因百官來賀朔望、送客完畢，方始回後，與素華吃些點心。女婢拿了稟帖，報稱翰林院孟學士特來請太師醫治伊母病症，必要求太師面見，鄴相恐其詐詞，即向女婢曰：「可令家人對孟公子說，前日醫治太后乃偶爾湊巧，今太夫人病重，須請名醫。吾雖則略知脈理，不能醫治沉病，何敢領命。」女婢退出，將此言告訴門官，門官轉向孟嘉齡說過，嘉齡著急曰：「煩你再報，務請鄴丞相出來；我有話面議。」門官只得入報與女婢，女婢再報入內曰：「孟學士要求求相出見，有話面稟。」鄴相曰：「既如此，請孟學士在書房少待，吾即出來相見。」女婢領命退出。

素華曰：「耳聞令堂大人自上年起病，至今莫非沉重？故公子十分著急。」鄴相曰：「家母尚在壯年，即使有病，諒不至十分危險。家父家兄豈是不認得我？只因我行動言語比前不同，故得稍釋其疑惑。但平日間我從不與人言笑，故不敢相認。我今若往視脈，恐家母自恃女流，詐稱病重，有意亂言，必扯我相認。即欲責他不是，而病狂亂言，亦難見怪。此去必定露出馬腳。」素華曰：「諒亦未必。」鄴相曰：「姊姊雖如此說，想母親心中必怪我不孝。且你有所不知，倘一朝相認，即日便有失臉之禍。」素華曰：「如果相認，老爺與夫人當為你遮掩，焉有漏泄之理。」鄴相曰：「今且不要爭論，隨後姊姊自知。」言罷，就換上公服，來到槐竹軒。

孟嘉齡起身迎接，鄴相以賓主禮敘坐。嘉齡推辭曰：「卑職怎敢偕坐。」即坐在旁邊，遂把母親垂危，待請老太師相救話說明。鄴相恐其詐詞，乃曰：「下官年輕，習學有限。太夫人既然病重，當請名醫救治，下官不敢前去誤事。」孟嘉齡懇求曰：「名醫俱已請過，皆是無能救治，故特來請恩相，若不肯前往，家母性命難保，懇求恩相前去救命。」說完連忙跪下。鄴相不忍，即扶起曰：「年兄如此過紮，下官何以敢當。」嘉齡曰：「為救老母，理當百拜。」鄴相曰：「年兄請回，下官即便前往。」孟嘉齡稱謝，出府上馬而去。

鄴相急令備轎，一面入內。素華曰：「令兄如此著急，太夫人定是病重。小姐速往為妙。」哪相曰：「家兄這等慌張，我自當速往。只是下次再往，必然敗露，你方知我有先見之明。」說罷，出衙上轎，前呼後擁，即便起身。

孟嘉齡恐鄴相隨後便到，急忙回衙。孟士元問曰：「我兒為何許久方回？」嘉齡說明前情，道：「今隨後便來。」士元大喜，令女婢速速打掃臥房，燒起好香，對女婢曰：「丞相若到，他乃元宰，你等務必迴避。若被遇見女婢，即是侮辱大臣，獲罪不小。」又對媳婦曰：「你只好窺探，不可出頭。」方氏稱是。一時父子忙亂，嘉齡不及說遇見榮蘭之事。

須臾間，聽得鳴鑼開道之聲，門役執帖超上前稟曰：「鄴相駕到。」孟嘉齡忙開了中門，喝叫眾婢躲避，不許東竊西探。孟士元急穿上公服。奔出大堂，直至滴水簷前站住。儀仗已到，嘉齡奔到轎前，拓躬曰：「卑職不知老太師姻此快駕到，有失遠迎，望乞恕罪。」鄴相當即伸出右手，向外一攔，道：「下官怎敢勞年兄遠接，何以克當。」嘉齡連稱不敢，隨在轎邊，步入後堂，扶了鄴相下轎。孟士元早已降階迎接曰：「拙內患病垂危，煩勞老太師下轎，何以消受。」鄴相約：「下官才疏學淺，多蒙令郎寵召，不得不來。不知尊夫人病勢若何？願其莢詳。」士元尊其上坐。鄴相不從曰：「老先生乃是前輩，下官恰是後生。行賓席禮已屬過份，怎好偕座？」孟士元只得賓主敘坐。嘉齡偏坐在旁。

獻茶畢，鄴相曰：「夫人病情目下可減輕否？」士元曰：「拙荊病情只是長吁短歎，以前每上午頗有精神。至下午即發熱昏暈，不省人事，近日連上午亦昏迷不省，更加沉重。太醫束手無法，不能救治，故勞動老太師精神。」鄴相曰：「據老先生說來，這令夫人之病是憂思所致。」士元曰：「正是。諺云：『心病須將心藥醫』，難怪不能醫治。」鄴相知是調戲的言語。乃曰：「照此看來，莫非老先生在外邊娶了如意夫人；故太夫人鬱成這病麼？」孟士元聞言，暗想我好癡呆，一向只疑鄴相定是吾女改裝，怎麼與我調笑？看來實非吾女。即笑答曰：「老夫素來誠實，並無外遇，拙內向亦深信。」郭相曰：「下官因聞老先生言及尊夫人的病勢，此乃傷了七情所致，故出此言。」士元曰：「只因小女無蹤，朝思夕念，故得這病。」鄴相曰：「下官曾在敝門下的家中見過令媛的形圖，有此才貌，怪不得令夫人思念不置。只是令媛畫圖上詩句明要改易男囊，求取功名。語云：『有志者，事竟成。』先生可在男子中尋訪，就可相會，決不在女子內。今場期在即，老先生可謀為總教？或得與令媛相會，亦未可知。」孟士元尋思，鄴相若果是女兒，怎說此話？豈不自泄根由？乃答曰：「鄴相所言有理。」嘉齡向前曰：「請鄴相入內診脈。」士元讓遜，鄴相先行，自己隨後，嘉齡向前引道。

來到房前，父子揭開門簾，恭請鄺相入內，移椅坐下。茶畢，孟嘉齡又移椅放在牀前，請鄺相坐下，自己拱身入帳內，牽母的左手出張外，與搏相診脈。鄺相見母的手只存一把骨和一重皮，消瘦不堪，情知病重，心實傷感，自料嫂嫂必在旁窺探，不敢憂愁感形於面。用心看過左右酌脈，點頭曰：「果是憂愁致病，然病勢雖重，命卻亦無妨。」士元父子聞言，略得安心。

鄺相起身坐在桌前，陶孟士元曰：「尊夫人此病雖不致傷命，然血衰氣短，著再憂愁，恐留連牀褥，病根難脫，久之變成痼疾，遂難醫治了。」士元曰：「今當勞動老太師精神，若得全愈，感恩不淺。」鄺相謙遜曰：「老先生說哪裡話來，下官當自用心。」暗想，再來此處；必然敗露，今當派二劑藥方，作兩天服下，病就愈了大半，那時別換醫生治之容易，自己好推托不來。主意已定，即用心派藥。忽聞女婢在外邊叫曰：「啟上老爺，韓大人前來探病，轎已到門。」士元謂嘉齡曰：「你可引到後衙坐下，令賢媳陪伴。」嘉齡領命退出。鄺相開了二劑藥方，又寫了日期，向士元曰：「頭一劑立即煎服，服後若加精神，可得安眠，便是奏效，次早可服這第二劑藥，病便可好了大半，即可別請醫生。倘首劑服下，精神仍是昏倦，睡夢不寧，便是我的差錯，第二劑藥方切不可再服，當換名醫救治要緊。」孟士元曰：「鄺相下藥，豈有差錯之理。」鄺相曰：「醫生下藥，或脈理差錯，或藥不對症，豈有不換醫生之理。」即辭別起身。士元曰：「候另日稍暇，當備薄酌奉敬。」鄺相曰：「後會有期。」即上轎而去。孟士元忙令家人照單配藥煎湯。

須臾，韓大人入房探病；辭別回去。方氏曰：「我方才躲在屏後窺探，正是姑娘，此前年嬌豔多了。公公怎不就認？」孟士元曰：「若是女兒，怎麼與我說笑？」方氏曰：「恰是令人不明。」嘉齡曰：「我還有一事疑心。就說遇著榮蘭改名榮發之事，方才因在匆忙之際，未及言明。」方氏曰：「如此說來，必是姑娘，恐公公盤詰，故匆匆回去。」士元曰：「你們休要亂道，如果是女，梁小姐嫁他日久，怎無一言訥？」孟嘉齡夫妻乃省悟曰：「照此想來，果然不是妹子。待來日可令趙壽往尋堂官榮發，便知真假。」士元稱是，即叫趙壽前來；嘉齡說明遇著榮發等情，道：「你來日可到相府尋訪你妹子。」趙壽歡喜曰：「來日即往尋訪。」此時藥已煎好，韓夫人尚是昏睡，即扶起，士元將藥與他吃完睡去，將被褥蓋好。

鄺相回府入內，榮發即請入書房；細把遇著公子，躲避門後的事情言明：「看來公子業已看破，如何是好？」鄺相曰：「你這不中用的東西，莫道你是相府的堂官，就是相府的一隻狗，亦何人敢欺你。方才若昂然出去，公子只道面容相似，怎敢動問？今已露出了馬腳，從今以後，你若出去，必誤我的事，我便把你活活打死。少停老爺必使你兄前來探你，你可速去吩咐眾把門人，說若有人來尋我，只說榮發午間已往江南公幹，歸期難定。」榮發退出，吩咐眾門官不許泄漏，即回來察明。

鄺相入內來見素華，說明母親的病沉重，十分傷感，但我這二劑藥服之，病可好了大半。後說及與父親調笑話，連家父亦不敢疑我是女。素華笑曰：「小姐好伎倆，令人難測。」鄺相曰：「可恨榮蘭賤婢，已露出馬腳。」便將榮發的事說明。又對素華曰：「下次再去，家母服這兩劑藥病已好了。精神既復，必認得我；又倚著有病，且恃女流，只恐弄出破綻。我來夜即宿內閣，詐稱辦案，過了數日方回，家父等得不耐煩，必定別換醫生，我方安靜無事。」素華曰：「說得極是。」

且說韓夫人睡到下午，甦醒曰：「今氣已不喘，身體爽快了許多。不知何人的藥方，如此效驗？」孟士元曰：「我見你病重，早間令孩兒懇求鄺相前來醫治。」韓夫人隨向媳婦曰：「你可窺見是女兒麼？」方氏道：「我躲在屏後偷看，正是姑娘。」孟嘉齡又說遇過榮蘭，令趙壽來日往問，便知備細。韓氏曰：「因何不喚我醒來細看？」方氏曰：「婆婆方才昏迷過甚，如何叫得甦醒。」韓氏歎曰：「可恨一時昏睡，若我甦醒，早已相認了。但不知哪裡學習醫道，勝過太醫。」孟士元曰：「若是女兒，怎麼與我說笑？」遂把說笑之言陳明：「況梁小姐結婚，焉能相得？事屬可疑。他官居極品，倘一旦面奏主上，這欺侮大臣的罪名恰難頂當。」嘉齡曰：「孩兒已想出一個妙計，未識可行與否？」士元曰：「你且說來。」嘉齡道：「母親來日接服第二帖藥，身體必更加健旺。初三早孩兒再去請求，候他診脈之時，母親佯在沉重病狀，將他拖住，聲聲呼喚女兒，任他多大本領，必要露出馬腳。若有變更，母親可和了被頭，跌下地來，詐作暈絕，孩兒便抱住啼哭，爹爹亦拖住啼哭，遮住母親的面容，不怕他還不相認。即便非妹子，變臉奏聞天子，母親乃是女流之輩，且又是病狂，朝廷亦難責罪，豈不是好。」士元大喜：「孩兒這個計極妙，即不是女兒，而病中狂呼亂語，他亦難認真變臉。賢妻當依計行，必定露出破綻。」韓氏大喜，病亦好了三分。

到了次早，趙壽巴不得要會妹子，即來到相府，見了門官乃作禮曰：「小可乃是堂官榮發的鄉親，煩請榮發出來，有話面說。」歲門官曰：「榮發奉相爺差遣，往江南公幹去了。」趙壽曰：「昨早還有人遇見，怎說往江南出差？」門官曰：「昨午方才起身。」趙壽聞言，沉吟一會，問曰：「幾時方回？」阿官曰：「出差怎定歸期。」趙壽只得回覆孟士元父子。

未知後來如何相認，且看下回分解；